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序

余友黃樾容氏通經博古于六籍各有疏義初刻易象管窺成屬余序諸簡端愧余非善易者不能深言之也茲復以春秋翼附問序于余余不敏幼好讀左

氏傳直豔其事與詞爲千古文人嗃矢云爾間亦取公穀及康侯傳讀之然于春秋之旨懵如也蓋自漢以來迄于

國朝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爲最著丘明與夫子生同

時按魯史為傳當不甚謬刺然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齊公羊高魯穀梁赤俱本自西河宜闕疑傳信不詭于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夫子不君是苛也彼寻

盾者一是必一非矣胡氏傳立于學宮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于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蓋不佞每思取漢以來諸說春秋家一獄究之而未遠也夫深

于春秋者斯能言春秋也余不敏不敢言其所不知又不敢虛懋容之請乃取四傳及家藏春秋訓釋一二十種參互之畢五日之力始卒業隱公舉一隱公而十二公可槩也竊于春秋窺

其大指云善哉乎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夫子修魯史以存王迹者也夫其修魯史也而魯宗國也其褒貶類爲魯設也其存王迹也而周天王也其褒貶類爲宗周設也其有繫于魯

與周者而夫子筆之其無繫于魯與周者而夫子削之孟子所謂魯之春秋而其義丘竊取之游夏所不能贊一詞者也得是說而存之于春秋思過半矣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于

日月爵氏以爲褒鉞也拘拘于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褒鉞者而有合有不合于是曲爲正例變例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凡此雖四氏不能破其藩也他無論已即以

隱公論宰咺之賵仲子也失在天王賵諸侯之妾也非以書名爲咺貶也武氏子之來求賻也失在魯諸侯不賻天王之喪也非以父卒子未命爲武氏子譏也、癸未之葬宋穆公也失在天

王葬而不會而會葬與國也非以危不得葬而書日也衛州吁之弑其君也失在隱公不能請命討賊如夫子之請討陳恆也非以削其屬籍爲莊公尤也齊侯之使其弟來聘也失在齊侯

僭天子之禮而魯弱猥受之也非以其寵愛基禍而變文書弟也、凡伯來聘而戎伐之以歸也、失在魯不朝、文不能衛天使以歸也、非獨以衛地爲衛罪也、初盟宋以伐鄭既平鄭以伐宋、紛

紘征伐率不自天子出而諸侯奸之皆不容于盛王之世者也君嗜利捐好文在末減矣凡此皆據事筆削褒貶自見而非拘拘于日月爵氏以爲衮鉞也又如惠公仲子爲惠公之仲子非

惠公與仲子也石碏誠純臣夫子何以畧不書也叛逆譎詐如鄭莊胡得以有禮稱也諸如此類藉令左氏復生當爲首肯彼三氏之心折文可知已善哉乎懋容氏之說春秋也有功四傳

羽翼聖經、即稱春秋翼可也、附
云乎哉、夫尊古而卑今、貴名而
賤實、自昔然矣、懋容杜門著述
不爲名高、人亦罕有知之者、縣
語人曰、懋容之說春秋有功于
三氏、信耳者必駴、復語人曰懋

容之說春秋有功于左氏信耳者必大駴此安可與耳食者道也、孫今論之高赤與丘明孰優人士不豔稱左氏者乃漢初公穀之學大行而左氏絀至董仲舒劉歆始尊明之、

國朝絀三傳獨尊康侯然究其指歸不能躋公穀況出左氏上哉經術之通塞亦有幸有不幸耳雖然古今不相遠名實自有眞楊雄有言後世有子雲當知子雲善哉乎懋容之說春秋也

與日者當與四傳並列于學宮
請以余言爲左券云懋容索序
甚亟聊書此以復其不能深言
猶易也不佞行且舉十二公盡
獄究之當更爲商訂序次共成
麟經千古一大快懋容肯少俟

之否

友弟賀燦然伯闇甫譔

春秋翼附序

春秋吾夫子刑書也然刑由情生情以法檢故左氏準經以附情公穀破情以比法顧準之過則病溢破之過則病謬為病則等第公穀視左為較甚耳三氏

之學無慮數十百家、總之交口譁訟、了無結證、一旦胡安國氏排衆說起、遂舉二千許年未竟之獄、一成而牢不可移、後之鴻生舊學、奉君功令、未有能平反之者、余家季樾容以世不我用

乃用其世于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自四傳而外漢疏而下凡足以羽翼聖經者靡不考證叅駁斷以已見名曰春秋翼附志不敢擅也余觀其書大都以情不戾法法不戾經始合于聖人之

旨故其論說多有發先儒之所未發如天王狩于河陽爲復覲會同躋僖公非猶子繼父戚風有大造于莊公得稱夫人徒人費三人取其死節此于天常人紀固皆大有關係又如稱蔡昭

侯復祖父之讐雩子叔姬不白
之寃之闡幽微也、杞子來朝自
降爲子、徐子章羽不與書名同
例之辨名爵也、日食三十六秪
爲應變而書、甲戌己丑以甲戌
爲歲之言天時也、杞伯姬與閒

國政慶父謀立閔公之因事見端也狄人入衛謂其非滅伯姬歸杞謂非桓公女之援證足據也其他若紀侯慷慨去國公子買刺之為刺曹沬刼盟之誣華亥恭倨之辯衛侯五罪趙盾五

失之類咸足輔翼聖經啓示來學庶幾哉能平反于深文之後而有裨四傳者乎余與季皆六旬餘暮年兄弟種種繫懷因勸付之剞劂與易象管窺先公諸海内亦見生平力學苦心云耳

伯兄正色撰

春秋翼附凡例

一經斷也傳案也然孔子作經丘明作傳未知孰先孰後劉歆謂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然傳以核事未免有鶩博浮靡之弊故季本氏極力排詆謂盡出誣妄不足証據則幾于刻矣至其文辭富豔逴絕千古誰能置喙哉寔是編專主說經斬不悖于聖人之旨並不敢剿襲蕪詞況今學士大夫及庶民之家業舉子者即三尺豎子皆知肄習左氏安用更為採錄

一公羊高穀梁赤師門授受同出西河故多恂恂

儒者之言但義例拘攣問荅煩碎讀者未免厭倦往往敝帚棄之然其間名言與論時有發左氏所不能發與聖經默契者故先學士兄特加采輯以附左氏之末觀者便焉可爲二氏生色矣因置不錄

一宋儒胡安國作傳專以存天理遏人欲防微杜漸撥亂反正之義闡洩宣聖之旨故其言悉軌于道似非左丘公穀所能彷彿者然排斥衆說歸斷成獄未免傷于刻覈或失當世行事之實與聖經不盡符合故不嫌參酌間有平反亦期

與先儒互相發明耳非敢立異論爲矛盾也

一漢唐宋諸儒及我　朝理學名臣說春秋者不下百家凡其言足以羽翼經傳者悉爲採錄其間獨近儒金壇王氏輯傳山陰季氏私考足稱全書持論亦正故採取較多實非有私于鄉達先生也

一春秋聖人經世之書微言與旨雖先儒雅稱淵膺者或多齟齬矧正憲孤陋寡聞黯淺末學哉然童而習之白首而稍得其梗概遂忘其固陋勒成一編名曰附翼以就正于海內大方凡以

按字起例者皆臆見云

春秋翼附目録

卷之二十

哀公

春秋翼附目錄終

春秋翼附卷之一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隱公

魯國姬姓侯爵周公旦其始封之祖也公留周相天子使其子伯禽就國受封是爲魯公傳二十三世而至隱公隱公者惠公之子名息姑在位十一年謚曰隱

按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夫古者諸侯始娶則同姓

之國以姪娣媵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子爲宋姓聲子仲子皆孟子之姪娣也曰孟曰仲是班位定序聲子于此時未有位號而獨先舉子始進其班秩而號曰聲别于仲也于是孟子卒遂稱繼室預內政未幾則仲子生桓公矣是隱雖長而母之班卑桓雖幼而母之班尊且惠公又未立隱爲世子而薨則尊卑長幼之閒必多嫌釁而承祧之事實在兩相持閒于是國人以隱爲長庶共扳立之而隱公以母班故尊奉仲子而歸賵立宮基于此矣故傳所謂立而奉之者謂

隱公立爲君而尊奉仲子也豈謂立桓爲惠公後而奉之乎蓋使桓而出于孟子則雖幼實嫡隱不可以不立桓又使惠公遺命立桓則隱雖長而父命爲重宜從權以立桓不然是以周公伯禽之宗廟社稷委之于孱弱之手無論隱公無伯夷之心卽國人亦豈肯舍長而立幼乎藉令隱果立而奉之則統緒已明屬于桓羽父何故陰謀桓亦何忍冒大逆哉但左氏前旣稱立後又云不書卽位攝也夫立之與攝義大不同自攝之言一出而公羊遂有平國反桓子以毋

貴之議是實以仲子爲夫人而于諸侯不再娶之義悖矣穀梁又有廢倫忘父小惠讓桓之說夫推已有以與人曰讓隱既攝則國固桓之國也焉得謂之讓耶是皆誤于攝之一言而妄立異論者也胡康侯又以內無所承上無所稟而受捩立爲爭弒造端故春秋不書即位首[illegible]公以明大法而不知隱之即位實在先公[illegible]之年耳又曰人君嗣立踰年必改元緣始[illegible]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illegible]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illegible]

後則明知即位在改元之先而又謂之黜是有
其事而削之也何自相矛盾乎季氏私考謂隱
實仲子所生桓實聲子所生恐亦無確據

元年春王正月

按列國紀事各自用其年以建國繼體各有其
時也故必稱元年至于月則必稟天朝正朔而
行故曰王正月公羊所謂大一統者是已夫唐
堯命羲和曆象授時之法必以四仲爲主成四
仲正則四時不忒至于氣朔盈虛文置閏以歸
餘則時之不可移也明矣故自唐虞以迄于夏

皆以寅爲孟春春爲歲首而考當時行事之太如所謂正月上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此皆孟春建寅之月是以寅爲正朔實三聖授守一道矣蓋正朔者乃朝覲述職發號施令之始故取于寅月則前此爲子丑歲事將終後此爲卯辰農工未起正除舊更新人民閒暇之時此夏正所以爲善也商革夏命以丑爲正而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則改朔不改月月不改則時猶夏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正是以一陽發動之始爲天下更始之期豈不大善但經

書春王正月則月與朔俱改月改則時移而四時皆易矣時既易則分至啓閉何以定之作訛成易何以秩之故趙訪氏遂倡爲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仍用夏時之說則時自爲時節候自爲節候矣或曰周未嘗改天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則春王正月即夏正建寅之月矣而經于桓十四年正月成元年二月無氷皆以災異特書夫月建寅卯正東風解凍四陽浸長而謂無氷爲異可乎黄震氏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苟爲確

論但文武之制旣如彼孔子之書又如此聖人作用不易窺測故先儒辨說紛紛卒無能得其當耳、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按魯侯爵而稱公者禮五等之君國人稱公魯史所書聖人亦仍之耳盟者刑牲而徵嚴于神也邾曹姓顓帝六終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小國君宜親行是時邾子尚幼使卿出攝故稱氏稱名左氏公羊貴之褒之之說非也夫魯爲周公之後秉禮之國隱公旣立何不

先舉朝周之禮乃以望國下盟蕞爾小邦耶書

曰公尊之也曰及邾儀父盟眡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姬姓周宣王封母弟友于鄭是爲桓公幽王無道友爲司徒懼王室多難遷其民于虢鄶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武公卒子莊公立

按武公能定王室可謂善繼桓公矣豈曰不賢但當姜氏亟請立段之時何不明示以長幼之序乃遲疑不決以堅姜氏溺愛之心由是請京

收貳繕甲具兵之謀自此啓矣卒致莊公順毋私情養亂而戕殺之何忍哉故段之不義伯之殘忍皆武公釀成之而姜氏階之厲也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豈特罪共叔之不弟不臣鄭伯之處心積慮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按隱公爲聲子所生平王欲厚魯當賵聲子今舍聲而賵仲豈聲子之薨已久而仲爲隱公所奉故賵之耶是不惟加冠于屨失天朝體統而亂嫡妾之分啓隱桓之爭在此舉矣故仲子不

薨見非夫人此曰惠公仲子見仲子乃惠公之
妾不當賵也非謂賵惠公從及仲子也天子賵
諸侯乃禮之常焉知惠公薨時不賵若仲子未
薨斷無先賵之理左氏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
哀緩䝉之論謬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按宋子姓公爵國武王封微子于商丘以奉湯
祀傳十君而為戴公戴公子武公生仲子歸惠
公左傳云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
焉夫仲子既稱夫人惠公寵愛仲子則宋與魯

交驩宋何以師而致貴之敗耶則傳未可盡信前所稱手文之說亦妄耳然曷爲而有是盟蓋是時齊鄭合黨魯有內憂宋爲舅氏之國故締好以爲內援耳言及而不稱公仍盟蔑之文責其不朝周而頻樹私盟也宿小國風姓男爵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祭之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必畿外之國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絶滅食采

于王畿者也夫列國諸侯有彼此朝聘之禮祭
伯為王卿氏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
境隱公立巳逾年不朝天王而祭伯反來聘問
私相親暱蔑視朝常書曰祭伯來則臣子之忘
君天王之失馭不並見乎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張氏曰東遷以來
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
復請于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二卿之制
如晉至于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閒雖

有請于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于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季氏私考曰戎昆吾之後已姓居魯西南本緣殷世安揷降夷使覲王化而居內地其後王道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爲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甞殄滅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且隱公之立

懼國人有弍于桓欲結鄰援故旣盟郝宋而遂
與戎會屈體交夷莫能制馭可謂智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按莒子爵巳姓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
向姜姓小國炎帝後極邑名其地皆隣莒魯是
時向服于魯而極乃莒之附庸傳云莒子娶于
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歸則彼
婚姻之國自相蹂躪魯爲望國宜修文告以開
諭之令姜還國姻好如故何乃遣大夫帥重師
以入其邑哉兩書入交罪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按會以決疑盟以固信此中夏與國之常也戎狄無親非我族類疑中國而求戎決猜同盟而要戎信隱公于是乎失其本心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按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履緰紀大夫也伯姬惠公女也夫婦人道之始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毋命之親皆没已躬命之夫凡爲宗子皆得以自命况諸侯乎釋例乃謂有廉耻之心不敢自言娶婦爲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解謬矣藉

令履緰果非受使而來則擅離廢禮在紀侯失制命之道而隱公從履緰以歸妹在伯姬失正始之義始之不正而能令其終者未之有也卒之紀大去國齊葬伯姬變亂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故外大夫逆女不書而此特書聖人之感慨深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按左傳云魯故也蓋隱公因國人扱立多結鄰援恐莒人外閧以搆內釁故假手紀侯以連其交抑紀近于齊爲其所迫欲與莒相爲脣齒樹

黨以自固耶伯剩字谿紀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子氏左傳以爲即仲子則元年書曰惠公仲子矣此又何特稱夫人即國以夫人名號訃于鄰邦聖人斷不附會成書前後自相矛盾也公羊以爲即聲子則隱公舍已之母而奉弟之母豈人情乎蓋聲子仲子皆妾也固不得稱夫人而聲子卒在惠公未薨之前仲子卒在天王歸賵之日以非夫人故皆不書此子氏當是隱公夫人蓋春秋隱稱公則其妃必稱夫人况終隱

桓之世不書隱公夫人薨豈成隱之爲君而不成其妃爲夫人乎卽此斷之可以證左丘公羊之誣矣

鄭人伐衛

按衛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之國也夫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莊公幽母戕弟忍心害理是天討所必加也王室不競幸而漏網何得擅兵伐國恣行暴虐哉况衛不聞有可伐之罪卽如左傳公孫滑奔衛衛取廩延之說則鄭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亦足相當矣胡爲

復有此舉哉不曰伯而曰人削其爵而貶之也

三年春王二月

按月必稱王大一統也正月無大事特書故係王于二月然有書春而不係月者如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之類以無關于紀日之事也此有日食之變則甲乙纏度積分推算毫不可紊故繫以月何休乃謂二月殷正三月夏正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誤矣

己巳日有食之

按月之與日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

而爲晦旣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蝕望而日月之會同道同度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此其常度也夫旣曰常度則一歲應十二食乃有食有不食何哉正義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玉華記言云日道黃道也月道青朱白黑道也九道皆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每朔必同度而未必同道則是一在黃道一在青朱白黑之道兩不相涉何以有食是巳審是則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

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正合每月一食之常度矣聖人又書以記異何哉王華記云八道穿度于黃道之中必有兩處相交所謂正交中交是也然日月行道參差前後必積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乃相遇于所交之處每年有二次相交則每年有二次薄蝕故日月各一蝕但相交既有積日則相食亦有常期非違月而食也況襄公之世頻月日食則又天象之大變乃出于前九道交錯正交中交定數之外豈特小有盈縮而已哉說者又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王

者能修德行政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月常避日
所以當食不食此明于理而睹于事者也夫夏
商季世羿孰浮于桀紂而日食之變不槪見于
經春秋上陵下替簒弑相仍而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日食亦止三十六豈是陽勝陰之故耶葢
尚書事紀政事故不詳于天象春秋于日食之
常者不書止書其有大變故之應者如巳巳之
食則三月庚戌天王崩應桓三年秋七月壬辰
朔食既則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應十七年冬
十月朔之食則十八年夏公薨于齊應聖人雖

不先期繫以事應至于事後之應亦未嘗不書
何者見天變不虛生以示後世遇災思懼之意
也竊謂陰陽之氣如環無端陽之不可無陰猶
陰之不可無陽也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
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聖人但戒陰之乘
乎陽豈謂陽之可以陵陰耶故每歲日月各一
食者其常也頻食固變也不食亦變也聖主當
陽雖日月薄蝕不害爲順軌闇君在位卽日月
不食亦不失爲變常明乎此義則於聖人書日
食之意可無悖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按東遷之後王室微弱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故王崩天下之大事而列國之史有志崩不志葬有并其崩葬皆不志者如平惠定靈景志崩桓襄匡簡志葬莊僖頃不志崩葬一因魯史舊文而弔喪會葬與含襚賻賵之禮皆有不可考者李彭山謂周人利于賻賵而憚于賓客禮先至則辭會葬及葬期而至則遂會葬故有志葬不志葬之異此亦臆度之說至謂莊僖頃三王實未嘗立故不志崩則史傳明言莊立十五年

僖立五年頃立六年豈無據而漫志者耶屬詞又以桓文皆不能率諸侯享覲王庭而徒以吊送虛文爲尊王故削此三王之吊葬以定伯者之罪夫天下不可一日無統聖人作春秋專爲維持王室乃自削天王之吊葬則名分何在又何以責列國之無王哉胡安定云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會也夫告則有賻賵周人何不利而弗告耶蓋是時列國睨周天子如贅旒卽告而含襚賻賵或不行至于中肩之射河陽之狩則天子廢置在其掌握中况送

故立新之際尤列國之所窺伺而覬覦者甚多
而不告無乃謂是耶柰安定不詳言其故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按尹氏吉甫之後胡傳云世執朝權爲周階亂
卽家父所刺者然考詩序謂節彼南山爲幽王
之詩而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距幽王終時
已七十五年豈其子孫耶然外大夫不卒尹氏
之惡而書卒何也蓋赫赫宗周雖褒姒滅之而
親昵姻婭蠱惑君心以致幽王權難平王播遷
實尹氏釀之也平王昏闇懦弱忘親事仇東遷

之後王室竟不能復振而尹氏猶存豈天將去
周故使貪婪權佞久在其位以稔禍耶三月辛
天王崩四月書尹氏卒蓋幸其卒而憾其晚也
左傳以尹氏爲聲子大誤公羊以爲譏世卿亦
未得春秋之旨

秋武氏子來求賻

按史記云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
爲桓王意是時王少臣闇故以天朝之尊不能
正侯國失賻之罪而卑辭以求之是重貨而褻
分也不遣大臣而以未爵之士行是以微賤辱

君命也胡安定謂君取于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諒哉然乎王于魯尚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不可況君臣之際乎故書求專著隱公不臣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按自夏啓繼禹父子相傳三代相襲後世所謂兄終弟及繼絕嗣也史記宣公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夫旣以父死子繼爲義則宣公當傳之與夷今舍夷而立和是以兄弟柰

父子之義矣與夷之心能無憾乎如以兄死弟及爲義則穆亦當傳于弟今以無弟舍馮而及于夷則併父子兄弟之義俱棄矣馮之心能無憾乎故殤公之忌不在馮出居鄭之後馮卽無鄭莊亦不能無覬覦之心是穆公雖不負于宣公而所以致宋室之爭弒者宣公實啓之也左傳乃以知人美宣公而後之說春秋者又曰禍宋者鄭莊而致鄭之爲宋禍者穆公也非通論矣知道者其公羊氏大居正之言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按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乃天子合諸侯使講信修睦爲盟書以詔明神非與兵黨伐之端也若諸侯豈得私相盟誓況齊濱東海鄭邇王都距千餘里何所不協而盟乎蓋鄭莊有志叛王故交

質以圖合諸侯而是時中國推齊强大故覩至其地而要盟書法雖以齊爲主而實專著鄭莊之姦謀也

癸未葬宋穆公

按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隱公于宋吊送兼至可不謂善睦乎乃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是計而不吊也不書葬是葬而不會也厚于與國忍于無君公之罪在不宥矣公羊傳乃云危穆公之不得葬豈其然乎觀後成公親送晉景之葬襄公親送楚康之葬而皆不書謂外

諸侯義不當送也是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按季氏私考謂杞當作紀牟婁紀邑南界乎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不應有此邑胡康侯曰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取以著其惡二年莒人入向而天討不加故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然魯爲望國與紀爲婚姻而不能聲援庇護則魯之衰弱可見矣故春秋不獨罪莒亦譏魯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程正叔曰自古簒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明大義以示萬世故不稱公子公孫以其身爲大惡自絶于先君耳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

按州吁嬖人之子完戴嬀之子夫人莊姜無出完毋死公以屬夫人然考綠衣終風諸詩則莊公惑于嬖妾莊姜賢而失位者也而以完屬之是疎之也後雖立完爲太子其意未嘗不在州吁矣故好兵弗禁蜡諫弗從則弑奪之之自啓乎州吁安忍無親莊公溺愛基亂春秋

著州吁之惡而莊公之罪自見矣然魯衛兄弟之國所謂同室有鬬也隱公不能請命天子奉辭討賊以正綱常則思亂效尤者將睥睨于側矣鍾巫之變其胚胎于此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按不期而相值曰遇清衛邑濱河之地也是時州吁弒完恐諸侯謀討以魯爲望國必卑禮要結而宋殤有子馮在鄭之隙遂啖以除害甘言此宋殤所以踴躍而從也若魯隱亦胡爲而來遇哉翬在旁耽耽虎視已又黨逆助叛以生

戎心何其愚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陳嬀姓虞舜裔孫胡公之後桓公鮑也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宣公考父也衛人即擊鼓詩所謂孫子仲也宋殤受國於穆公忌子馮在鄭因聽州吁除害之言合陳蔡而助賊以伐之使宋國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禍躬亦不免皆由辨之不早也可不戒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翬惠公之叔父也夫隱公既與宋殤遇于淸而伐鄭不與乞師則辭豈不謂州吁弑逆之賊與夷刻薄之人不當同事耶則何不請討州吁不爲末減陰勸與夷厚遇子馮庶可以正衛之法絶宋之禍而姦黨之在側者亦足寒其膽而柰何計不出此也卒使子翬蔑視擅命帥師尋致鍾巫之變哀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按左傳載石碏使陳圖州吁石厚之事竊所未信當是時四國方助衛伐鄭以定州吁之位是

陳亦州吁之黨也且陳侯方在師中碏何由使人與謀陳侯亦豈敢背宋殤而執其謀主乎況濮在衛南鄭在衛北陳與鄭隣執于陳而殺于濮亦甚不便矣此必州吁在軍中驕暴殘刻衆不堪命因共殺之則季彭山所謂郎公孫子仲之師所殺是已故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石厚羽翼州吁與謀弒逆故不自保而逃之陳石碏不能禁之于始今見衆殺州吁勢必株連故遣人殺之于陳耳夫碏爲國大臣當莊公棄嫡寵妾之日何無一言救正至州吁怙寵好兵勢已

難禁方欲爲之調停且其言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夫既知六逆之不可而又爲此中立之言計安社稷者固如是乎左氏乃以大義滅親稱其純臣誤矣故聖人略其事而不書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爲宣公

王樵氏曰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桓公爲州吁所弑州吁爲衛人所殺晉于次當立而無先君之命衛之臣子宜以衛亂及賊討之故告于天王方伯而以王命立晉則名正言順矣今

也衛有君衛人立之是衛可以擅置其君而君可以專有其國大義已不明大本已不正矣是以晉繼亂而立殊無哀慟懲艾之心未久而與兵修怨侵尋至于戮敗彝倫基狄滅之禍蓋觀其本之不正已卜其末之不終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按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故周禮𩟍人掌以時𩟍爲梁凡祭祀賓客喪紀供其魚之鱻薨蓋不特備王膳羞而官有職掌則非時有禁亦所以遂物生耳未聞王者親行

如田獵之例也隱公之舉豈亦㢟人遺法爲嘗
魚薦廟而行乎天王之葬不送而遠事逸遊僖
伯之諫不聽而駕言畧地玩細娛而忽大務莫
此爲甚矣宜其有鍾巫之變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云衛亂是以緩著州吁之惡也

秋衛師入郕

按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居
魯衛閒春秋以紀魯事維王室爲主故凡外事
而有係于周魯者則書魯衛郕本兄弟之國衛

晉秉亂得立不知尊王之義居喪之禮而壽衆臨戎侵陵同姓魯胥爲諸姬望國隱公不能講信恤睦故春秋特書罪衛且譏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按考者始成而祀之也公羊子云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毋不知立在何時季氏私考執以隱公爲仲子所生乃自爲其毋立宮亦無所據雜記云主妾之喪至于練祥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蓋謂攝女君之子未爲君則爲壇以祭其毋也聲子以繼室攝主內政則與攝女君

之禮合然隱公則既爲君矣穀梁子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則聲子祭必有所其藏主亦宜有別室豈但爲壇一祭而已乎喪服小記曰士大夫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則諸侯可知矣又安知隱公之母不先祔廟矣乎但春秋之例止書卒葬而聲子卒于隱公未即位之前祔于隱公既即位之後故皆不書耳若仲子爲桓母桓未爲君禮未應立宮故春秋特書以志變也然隱公所以爲此者則有故矣蓋隱公即位時其年已長又立五年而無子則其意必

屬于弟而仲子生爲惠公所寵死爲天王所賵隱公業已尊奉之今欲立其子因立宮以祭其毋豈不曰以此安弟心而絶覬覦乎不知適以啓其欲貴之念而開殘賊之門也

初獻六羽

按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佾者干羽總名羽以象文干以象武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不曰佾而曰羽也魯自成王賜周公廟以天子禮樂故後羣公盡僭用八佾則凡夫人及妾毋爲小君者得共享之矣隱公以桓未爲君顧爲仲

子立宮欲殺其禮以示別于先公之廟然既考其宮是顯然以君毋待仲子矣又殺其禮數則桓公之心將無欲速爲君以尊貴其毋用八佾之舞乎書曰初獻者明前此皆用八志隱公以非禮之禮開釁召禍也

邾人鄭人伐宋

按鄭莊欲報東門之役故挑邾仇宋推以爲主但邾本附庸宜受魯約束况此時魯宋方合何乃聽鄭伐宋蓋隱公舉動既不足以攝服邾君而蔑之盟又適以示弱宜其桀驁而無忌憚也

螟

按螟螣蟊賊皆一種而食苗心者曰螟周之九月乃夏之七月正苗抽心時也心者華實之本食其心則華實並無矣故蟲之傷禾無所不至而獨書螟以重者言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按彄卽臧僖伯後爲臧孫氏彄與益師翬皆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于隱公有叔父之尊益師碌碌無所表見翬擅權專制素蓄無君之心所可恃者僖伯耳觀棠一諫旣托之空言而天不憖

遺國寧有典刑哉使僖伯未卒則鍾巫之變翬

或尚有顧忌耳故益師卒而書公子者見其雖

貴戚而不足爲有無彄卒而書公子者惜其忠

而悖魯之無人也康侯以書日見恩禮之厚非

春秋要旨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按長葛鄭地穆公傳國于與夷而居子馮于鄭

則宋殤宜交鄭以撫馮也忌馮以伐鄭可謂有

人心乎況鄭人九月之師亦以報東門之役耳

何踰年即有此舉也但魯宋方合視其侵陵同

姓而不知講睦觀明年鄭來輸平則其素黨于宋可知矣故聖人書此罪宋實以尤魯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輸納也平成也謂以祊田許輸于我以求成也夫魯鄭輔車相倚之國自宋鄭交惡魯與宋合令鄭迫于宋圍而來輸平豈非息爭修睦之一機乎故宋好不可絕也鄭救不可緩也公當諭宋以釋鄭厚馮諭鄭以撫馮安宋則兩國交驩一可以解鄭長葛之圍一可以免宋他日之禍乃自是之後與齊鄭而謀宋是小人反覆之

術也必待歸祊而後與鄭合是小人嗜利之謀也何以鎭國家安社稷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按艾魯近齊界上地也齊至釐公已稱東州之小伯方合諸侯以樹黨而魯爲望國尤齊所欲合者故假鄭以與魯盟齊魯合而濟東諸侯皆舉之矣故齊之爲鄭實所以自爲也隱公墮其術中春鄭輸平夏即盟艾蓋不惟失宋之好且失郕衛陳蔡之心矣聖人書此一以誌隱公敗盟之罪一以誌齊侯倡伯之端

秋七月

程正叔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按宋人久役大衆取非其有而鄭救不至委而棄之豈以長葛啖宋驕其志縱其惡而深溝之怨怒邪則鄭莊何其巧而宋殤何其愚也魯受鄭輸平不聞解紛息爭坐視同姓之喪地亦不得爲無罪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按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諸侯一娶九女伯姬歸時豈無他姬可媵何必盡出宗國之女待年以歸耶況大國下小國而以伯叔齊歸亦非禮矣伯姬繫于履綸叔姬出于非禮故聖人書此以著魯之失且爲入酅張本也

滕侯卒

按滕姬姓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古者邦交有常制國有強弱而情無疎密春秋之時則異於是矣晉北國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在侯其葬滕隣境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

魯不之恤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

季本氏曰中丘近莒之地莒雖小國而界于東夷隱公時肆行無忌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旣又取紀牟婁駸駸乎爲魯疆埸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爲向之外應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聘者天子下問諸侯之禮諸侯不得私相聘也齊僖欲爲鄭結魯而恃其强大故僭行之又使其同母寵弟來以示親厚之意且窺魯之强

弱耳然鄭人方輸平于春公即會齊侯于夏其舉動輕率實見示弱之端宜齊僖之妄自尊大也

秋公伐邾

王樵氏曰鄭人輸平宋魯之交離矣結鄭之新歡棄宋之舊好魯在人術中而不復信義之顧宋之噬魯不言可知也至是鄭又平宋魯懟於宋而忌鄭之合無以為計乃為宋伐邾以悅宋迹其情態妾婦之不若可恥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按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天子大夫也左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是周誤遣之使戎修舊怨也伯不死于其職玷辱君命之罪不待言矣隱公即位七年不朝桓王王反使來聘又失防衛以辱天使楚丘衛地宣公亦不救王臣之患任其執歸皆不能無罪也私考云凡伯嘗求王命需索諸侯故戎有辭于伐是以伐與戎也何輕重倒置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既有會期宋公以

於請衛先相見王氏謂謀要鄭以去馮非也宋衛本仇鄭而黨魯者也一旦魯許鄭平則宋衛銜魯而親齊故遇垂不惟謀鄭亦以謀魯自是之後齊黨日盛魯勢日衰雖桓莊以下諸君無有能振之者而失諸侯之心實自隱公始聖人書此豈特爲宋衛鄭之事哉垂衛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按宛鄭大夫祊泰山旁邑周天子有事于泰山則諸侯往助祭宣王以鄭伯毋舅懿親故特賜祊田爲湯沐之邑非諸侯所稟賜者也六年輸

平之時必以祊田許魯魯以祊未歸之故因爲宋伐邾以激鄭鄭于是鄭不得不來歸矣然鄭莊豈忍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輕以與人哉蓋祊離鄭甚遠控制爲難鄰近于魯魯所欲得以其所欲得者而餌之則魯必樂于絕宋且爲他日易許張本捐遠邑以携魯宋之交置湯沐以取朝宿之地一舉兩得鄭莊何狡哉胡康侯斷其無君無親可謂誅心之論矣

庚寅我入祊

按湯沐之邑賦稅必輕民久安樂土一旦屬于

他國方洶洶未靖宜先慰諭鎮撫之可也何欲速而攘據之哉故書曰我入强逆不順之辭穀梁子所謂內弗受也而鄭莊易許之計動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也子封人立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小國而卒以嘗受地主之供而備禮以弔者也死而不名以其世無所別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此諸侯參盟之始謂諸侯相參錯爲盟而各

爲一黨也是時魯與宋衛黨齊與鄭黨故宋鄭交争無有寧歲而魯衛嘗爲宋羽翼自魯許鄭輸平于是宋衛之黨合于齊而此盟蓋欲致齊絶鄭以攜魯耳然未逾年而即有防之會反覆變幻固齊僖之譎詐而聽新輸之鄭謀舊好之宋隱公獨何心哉

八月葬蔡宣公

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必有故也非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按浮來莒地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

復親往其地屈巳要盟而莒爲地主僅使微者盟公崛傲無禮可知矣左傳乃以爲成紀好夫牟婁之取旁若無魯此盟何足以庇紀哉

螟

按三年之中兩書螟災國事可知矣隱公不思修德圖政以爲消弭計而徒往來于宋鄭間反覆詛盟何益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季本曰凡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稱及其既長則即當

爲之別宗而賜之族矣賜之族者孫常以王父字爲氏而或以官或以謚或以邑則因其始受而命之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命爲展氏亦禮之常杜元凱以爲無駭卒而後賜氏故不稱氏非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季字天子畿內大夫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按月令孟春之月蟄虫始振謂陽氣發而震動也仲春之月雷乃發聲然立春在十二月則驚

蟄在正月周之三月乃夏之正月旣蟄則雷將發聲雖震電亦非甚異也聖人所重在庚辰大雨雪耳蓋陰本從陽六陽月中未嘗無陰惟陽氣得令則伏而不動今震電太早則發洩太過而陽氣反衰弱矣故陰得乘之而有雨雪之變此君德屑越奸臣叛逆之象也再踰年而有鍾巫之變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挾卒

　　例與無駭同

夏城郎

按郎魯南鄙近宋之地亦要害之處也將爲鄭伐宋故城以備不虞然隱公日要盟會荒廢政事羽父擅權驕恣禍伏蕭墻乃欲爲齊鄭効厮卒之役捐不貲之費以爲未然之防可謂智乎桓莊之世齊鄭衛宋交戰于此郎之城爲齊鄭耶爲宋耶違時勞民又不足言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按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宋夫交質射王鄭莊實無君首惡加等宋殤百倍乃矯詐

誣妄誣齊魯以謀宋耶齊僖陽與宋合陰固與
交罪不足言魯爲姬姓宗盟之長旣不能請命
以誅不臣乃忍捐好嗜利黨鄭伐宋何其愚哉

防魯北鄙近齊之地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季本氏曰此爲鄭謀伐宋而爲師期也中丘臨
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達
于菅郎宋之西北鄙也翬之伐宋由東道入正
兵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於此
而其事則責成於魯耳故翬率大衆而齊鄭但

以人從公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菅所取二邑
齊鄭不與焉意可見矣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按會防以舉謀會中丘以致期皆稱公而此獨
稱翬帥師蓋羽父擅權專橫如前伐鄭固請而
隱公不能禁罪不待言齊侯鄭伯亦藐視隱公
竟與翬會伐故一去其族一削其爵交貶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菅宋北鄙之地郜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
子所封防亦宋北鄙地非會防之防

按傳稱羽父擅與二國先會則是時三國重兵壓于東鄙宋人必全師應敵于彼矣公因乘其無備徑田郎以西達于北鄙而敗之蓋掩襲倖勝是不義之舉也然亦足以振平日懦弱之氣懾羽父之膽矣當是時謂宜歸功齊鄭讓二邑而弗取陰與齊鄭協謀收肇兵權實一機會也即不然而口不言功交懽齊鄭亦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寢權姦窺伺之謀乃乘勝取邑旁若無人則鄭未必見德齊實大有憾心羽父且爲他日自全之謀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按左傳鄭師猶在郊宋衛入鄭蓋鄭幸管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而乘虛入之耳但隱公嗾鄭利以敗宋師而宋乃舍魯報鄭者以鄭爲謀主也夫宋當喪師失地之後猶不即加兵于魯國隱公獨不內愧于心乎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按戴鄭所與之微國也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以剪其羽翼然以宋殤之猜忌衛宣之驕淫而蔡人處于其間是以怒而不和故

鄭莊伺其隙而伐之以取其車徒輜重程子所
謂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按郕衛之與國也伐戴之役鄭已悉三國之師
而俘之亦足以報衛矣郕實未嘗取憾于鄭何
以入其國都哉夫鄭莊無王侵弱固無足論獨
怪魯以宗周望國齊亦東海稱雄而反爲鄭之
厮役抑獨何歟春秋前書公敗宋此以齊爲主
蓋深罪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侯爵國文王子叔繡之後武王所封薛任姓亦侯爵國黃帝裔孫奚仲之後夏禹所封

按朝者諸侯事天子之禮諸侯不得以相朝也滕薛南鄰宋北近魯素苦宋侵因見魯有营之勝遂來朝以求庇然滕薛不朝王而朝魯魯亦不朝王而受滕薛之朝此春秋之所交罪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按左傳謀伐許也蓋許田雖魯朝宿之地實在許疆域之內難于控制鄭輸祊意在易許于是獻復許田之策許田既復則易許之計行矣此

鄭莊之狡許也隱公墮其術中愚哉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堯時爲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太岳之嗣

按鄭之歸祊但資魯以爲仇宋之計未嘗言及許田也自魯取防取郜獲利巳厚于是始有取償許田之意此鄭莊入許本謀也左傳載鄭莊存許之言意欲分惡于齊歸怨于魯而齊魯覺莫之覺狡詐之與鈍愚縣絶固如是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按鍾巫之變不專在桓公羽父之奸而在隱公機事之不密機會之洩不止在將授將老之語而在敗菅取郜之時何也公之懦弱翬素睥睨故矯命帥師倍期先會以爲取之如兀上肉耳但蓄謀未動一旦設伏制勝獨擅敗宋之功翬之忌畏一也郜防專取自携齊鄭之交翬之猜慮一也故遂獻計殺桓思圖結納自將授之言

一出翬必曰此此計一泄身爲齏粉矣曷先圖以自勉乎此難之所以驟作也嗚呼改葬不臨則無親天王不朝則無君嗜利忘義而交隣無道違時動衆而億兆離心爲君至此何以正其終哉

春秋翼附卷之一 終